



美人集

契诃夫小说选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



A. Chekhov
BEAUTIES, etc.
THE TALES OF CHEKHOV

本书根据 William Heinemann 版本译出
英译者 Constance Garnett

美 人 集

〔俄〕契 诃 夫 著
汝 龙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5 字数 64,000
1982 年 8 月新 1 版 198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据原新文艺版修订、重印)
印数: 00,001—50,000 册

书号: 10188·355 定价: 0.42 元

内 容 提 要

本集收小说十三篇。

《美人》写了两个美丽的姑娘,其中,一个姑娘的美丽白白地埋在荒野中,另一个姑娘的美丽引动一个男人的心,因而破坏了一个家庭的安宁。《在邮局里》揭露了沙俄时代警察局长的狰狞面目,描绘了人民群众对警察局长的深恶痛绝的感情。

目次

美人·····	三
羅特希爾德的提琴·····	一七
在莊園裏·····	三三
花匠頭目的故事·····	四七
香櫚·····	五五
某小姐的故事·····	六五
邂逅·····	七三
在法庭上·····	九五
在郵局裏·····	一〇七
生活是美好的·····	一一一

白嘴鴉.....二五

悲劇演員.....一九

鱈魚.....二五

美人集



美人

一

我記得在我還是五六年級的小學生的時候，有一回跟我爺爺一塊兒坐車從頓河流域的羅斯托夫去。那是悶熱的、使人疲勞煩悶的八月天。天氣炎熱，乾燥的熱風捲起塵土吹到我們身上來，我們的眼皮黏在一塊兒，嘴巴發乾，無心觀賞，說話，或者思索了；我們那睡意朦朧的車夫，烏克蘭人卡爾波，揚鞭打馬，鞭子碰到我的制帽，我既不抗議，也不出聲，只是從昏睡中醒過來，無精打采，溫順的瞧着遠處，看塵煙以外有沒有村子。我們在一個阿爾明尼亞的大村子巴赫契——沙里停下來，在爺爺認識的一個富裕的阿爾明尼亞人，一個家裏餵馬。我生平從沒見過像這個阿爾明尼亞人那樣的滑稽模樣。您想想看：一個小腦袋，

頭髮剃得精光，生着兩道突出的濃眉，一個鳥鼻子，蒼白的上髭挺長，一張大嘴裏叨一根櫻桃木的長煙袋；那個小腦袋拙劣的安在一個消瘦的、僵僵的身體上，身上穿一套古怪的衣服：短短的紅上衣，藍得耀眼的肥褲子；走路又開腿，趿着拖鞋，說話時候並不取下嘴裏叨着的長煙袋，一舉一動現出純粹阿爾明尼亞人的尊嚴；臉上沒有笑容，眼睛瞪得滴溜圓，對客人極力不理不睬。

這個阿爾明尼亞人的房間裏既沒有風，也沒有灰塵，可是跟草原上和大路上一樣的不舒服，悶熱，無聊。我還記得我滿身塵土，熱得四肢無力，坐在牆角一口綠箱子上。沒有上漆的木頭牆，傢具塗了黃褐色油漆的地板，冒出被太陽晒着的乾木料的氣味，不管往哪兒瞧，到處都是蒼蠅、蒼蠅、蒼蠅……爺爺跟那個阿爾明尼亞人正在談畜牧，談肥料，談燕麥……我知道還得過很久才會把茶炊燒好，爺爺受不了喝一個鐘頭的茶，然後躺下來睡上兩三個鐘頭，那我就得等上六七個鐘頭了；那以後呢，又是炎熱、灰塵、顛簸的大車。我聽着兩個人的嗡嗡響的語聲，開始覺得那個阿爾明尼亞人，那個放盤盞的食器架，那些蒼蠅，那些被炎陽晒着的窗子，我好像已經看了很久很久，一直要到很遠的將來才會看不見似的；於是我忽然恨草原，恨太陽，恨蒼蠅了……

一個戴着頭巾的烏克蘭村婦送來一個盤子，盛着茶壺和茶杯，然後端來茶炊。阿爾明尼亞人慢騰騰的走到過道裏，叫道：

『瑪希雅！來斟茶！你在哪兒啊？瑪希雅！』

隨後傳來了匆忙的脚步聲，跟着有一個十六歲的姑娘，穿着樸素的布衣服，戴着白頭巾，走進屋裏來。她洗碗盞，斟茶，背對着我站在那裏，我所能看見的只是她長得身材苗條，光着兩隻腳，小小的光腳跟給長褲腿蓋住。

主人請我過去喝茶。我靠了桌子坐下，姑娘遞給我一杯茶；我瞧她一眼，立刻覺得彷彿有一陣風颳過我的靈魂，吹散了這一天的種種印象，以及灰塵和煩悶。我看見了在實生活或者夢裏我從沒見過的一張最美麗迷人的臉。我面前站着一個美人。如同一道閃電，我一眼就看出來了。

我願意起誓：瑪霞，或者照她父親的稱呼，瑪希雅，是個真正的美人，可是我不知道怎樣才能證明她美。有時候，天邊有些白雲重重疊疊的擁擠在一塊兒，太陽躲在它們後面，給它們和天空塗上數不盡的種種顏色：紫紅、橙黃、金黃、淡紫、深紅；這朵雲像一個修士，那朵雲像一條魚，另一朵雲像一個纏頭的土耳其人。晚霞蓋滿三分之一的天空，照亮教堂上的十字架和莊園

的玻璃窗，倒映在溪流和水塘裏，在樹林中顫抖；遠遠的，遠遠的，背襯着晚霞，有一羣野鴨正在飛到甚麼地方去……趕牛的兒童啦，坐着馬車走過水壩的土地丈量員啦，出來散步的紳士啦，全都凝神望着這種暮色；他們個個都覺得十分的美，可是究竟美在哪兒，誰也不知道，誰也說不出。

並不是只有我一個人覺着那個阿爾明尼亞姑娘美。我爺爺是個七十歲的老人，爲人古板，對女人和大自然的美麗素來漠不關心，這時候卻用愛撫的眼光瞧了瑪霞整整一分鐘，問道：

『這是您的女兒嗎，阿維特·納薩里奇？』

『是我女兒。這是我女兒……』主人回答說。

『好一個漂亮的小姐，』爺爺稱贊道。

畫家也許會說這個阿爾明尼亞姑娘的美是古典的，謹嚴的。也正是這樣的美，才會使您一看就深深的相信（上帝才知道爲甚麼）：您看見了正確的相貌；那頭髮、那眼睛、那鼻子、那嘴、那脖子、那胸脯、那年青的身體的每一個動作，合成一個完整而和諧的調子，大自然連一個最小的細節都沒有做錯；不知甚麼緣故，您覺着理想的美女一定會有瑪霞那樣的鼻子，直直

的，鼻尖略微有點彎，也一定會有那樣又大又黑的眼睛，那樣的長睫毛，那樣嬌慵的眼神；您覺着她那鬚曲的黑頭髮和黑眉毛正好跟額頭和臉頰的那種細嫩的白色相配，就像碧綠的蘆葦正好跟靜靜的小溪相配一樣；瑪霞的白脖子和年青的胸脯還沒充分發育起來，可是您覺得一定要有絕大的創造天才才能夠把它們塑好。您看啊看的，漸漸生出一種願望，想跟瑪霞說點非常愉快、誠懇、美麗、跟瑪霞本人一樣美麗的話。

起初我暗自傷心，害臊，因為瑪霞根本不理我，始終垂下眼簾，瞧着地下；我覺得彷彿有一種特別的、幸福而驕傲的空氣把她跟我隔開，嚴密的掩蓋着她，不讓我看見似的。

『這是因為我周身是土，』我想，『給太陽晒得挺黑，而且因為我還是個小孩子。』

可是後來我漸漸忘了自己，完全沉醉在美麗的感覺裏了。我再也不去想荒涼的草原和灰塵，再也聽不見蒼蠅的嗡嗡聲，再也嚐不出茶的味道，只覺得對面，跟我隔着一張桌子，站着一個美麗的姑娘。

對這種美，不知怎的，我的感覺有點古怪。瑪霞在我心裏引起的不是欲望，不是迷戀，也不是快樂，卻是一種既痛苦而又愉快的憂鬱。不知甚麼緣故，我為我自己，為我爺爺，為那個阿爾明尼亞人，甚至為姑娘本人，感到悵惘；我有這樣一種感覺：好像我們四個人失去了一種對生

活說來很重大、很必要的東西，而且從此再也找不回來了。爺爺也憂鬱起來。他不再談肥料或者燕麥，一聲不響的坐在那兒，呆呆的瞧着瑪霞。

喝完茶以後，爺爺躺下來睡覺，我就走出去，到了走廊上。這所房子跟阿爾明尼亞村子裏的所有房子一樣，讓太陽晒着，沒有樹木，沒有遮簷，沒有陰蔽。阿爾明尼亞人的那個大院子裏長滿野藜和錦葵，儘管天熱，卻生氣蓬勃，欣欣向榮。在這個大院子裏交叉着東一道西一道的矮籬笆，有一道籬笆後面正在打穀子。打穀場中央立着一根柱子，有十二匹馬列成一長排，拴在柱子上，成爲一條很長的半徑，繞着柱子跑。旁邊有一個烏克蘭人，穿一件長坎肩和一條肥褲子，把鞭子抽得啪啪的響，嚷叫着，聽起來那聲音像是在戲弄馬，對牠們發威風似的。

『啊啊啊，該死的東西……啊啊啊……叫你們遭了瘟才好害怕了吧！』

那些栗色馬、白馬、雜色的馬，不明白爲甚麼叫牠們在一個地方兜圈子，踩麥稈，因此跑得很勉強，彷彿很喫力，帶着生氣的神情搖尾巴。風從牠們的蹄子底下捲起一團團麥殼的金黃色雲霧，送到籬笆外面去。在高大的新鮮麥稈堆附近，有些村婦帶着耙子聚在那兒，大車在走動；麥稈堆後面的另一個院子裏，也有同樣的十二匹馬繞着一根柱子跑，也有同樣的一個烏克蘭人把鞭子抽得啪啪的響，戲弄那些馬。

我坐的那層台階滾燙；在細欄杆上，在窗框子上，木頭給晒得冒出了樹脂；台階下面和百葉窗下面的細長的陰影裏，躲着一些紅色瓢蟲，擠成一團。太陽晒我的頭、我的胸脯、我的背，可是我都不管，一心聽着我身後的過道裏和房間裏那雙光腳踩在不平的地板上發出的啪嗒聲。瑪霞收拾完茶具，跑下台階，從我身旁跑過去，帶起一股風，像鳥那樣飛進了一個不大的、被煙燻黑的房子；那兒大概是廚房，飄出來烤羊肉的氣味和阿爾明尼亞口音的氣憤的講話聲。她跑進黑暗的門道，不見了；在她跑進去的地方，走出來一個年老駝背的、紅臉膛的阿爾明尼亞女人，穿着綠裙子，站在門口。這個老太婆生了氣，正在罵人。過不了多久，瑪霞也在門口出現，廚房的熱氣烤得她滿臉通紅，她肩膀上扛着一大塊黑麵包；麵包很重，她就好看的擺動腰肢，跑過院子，到打穀場去，跳過矮籬笆，鑽進麥殼的金黃色雲霧，跑到大車後面，不見了。趕馬的烏克蘭人放下鞭子，沉默下來，向大車那邊看了一忽兒。後來那個阿爾明尼亞姑娘又走過馬兒身旁，跳回籬笆這邊來，他就用眼睛跟踪她，對馬嚷叫着，他那聲調聽上去彷彿十分失望：

『叫你們遭了瘟才好，你們這些惡鬼喇！』

我時時刻刻，一忽兒也不停的聽見她的光腳走路的聲音，看見她帶着嚴肅而專心的臉色走過院子。她時而跑下台階，把我身旁的空氣捲成風，時而跑進廚房，時而跑到打穀場，時而

跑出門；我眼看她跑來跑去，幾乎來不及扭動腦袋。

她，帶着她的美，越是常常跑過我身旁，我的憂鬱也就越是尖刻。每一回她穿過麥殼的金黃色雲霧，跑到大車那兒去，那烏克蘭人總是淒涼的瞧着她。我爲她，爲我自己，爲那烏克蘭人，感到悵惘——究竟這是出於對美麗的嫉妒呢，還是因爲我惋惜那姑娘不屬於我，永遠也不會屬於我，對她來說我只是個陌生人呢，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了；或者，也許因爲我隱約感到她那絕世的美麗是偶然的，不必要的，跟人間萬物那樣曇花一現隨即消滅吧，也許我的憂鬱是人在見到真正的美麗的時候生出來的那種特別的感覺吧，那也只有上帝才知道了。

三個鐘頭的時候不知不覺就過去了。我覺得好像還沒有來得及細細看一看瑪霞，而卡爾波却已經把車子趕到河邊，給馬洗了澡，套上車子了。濕漉漉的馬快活得噴鼻子，用蹄子踢車轅。卡爾波對牠嚷道：『往後——退！』爺爺醒了。瑪霞替我們開了吱吱吱響的大門，我們坐上馬車，走出了院子。我們坐在車上，一聲也不響，好像互相嘔了氣似的。

過了兩三個鐘頭，羅斯托夫和納契切萬遠遠的出現了，那個始終沉默着的卡爾波却很快快的回頭看了一眼，說：

『阿爾明尼亞人的那個姑娘真可愛！』

他揚起鞭子抽了一下馬。

二

又有一回，那是在我做大學生以後，我坐火車到南方去。那是五月間。大概是在別爾戈洛德和哈爾科夫之間的一個車站上吧，我下了火車，在月台上散步。

黃昏的陰影已經落在車站花園裏，落在月台上，落在田野上；車站遮蔽了落下去的太陽，不過從火車頭裏冒出來的煙雲，那最上面的一層，染着柔和的粉紅色，這就可以看出來太陽還沒完全落下去。

我在月台上走來走去，發現大多數散步的乘客都在一節二等客車的附近站着或者走動；從他們的神情看上去，好像那節客車裏坐着個名人。在這節客車旁邊遇到的那些好奇的人們當中，我看見一個跟我同車的旅客，他是一個矮小的砲兵軍官，聰明、熱情、體貼——那些我們在路上偶爾遇見，結交不久的人大都是這樣的。

『您在這兒看甚麼？』我問。

他沒有答話，光用眼睛指一下一個女人。那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穿一身俄羅斯衣服，

頭上甚麼也沒戴，一塊小小的圍巾隨意搭在一個肩膀上；她不是乘客，大概是站長的妹妹或者女兒。她站在車窗旁邊，跟車上一個上了年紀的女人講話。我還沒有來得及弄明白我看見的是甚麼樣的人，却忽然感到了以前在阿爾明尼亞村子裏經歷過的那種感覺。

這個姑娘美得很；不管是我，或是跟我一塊兒瞧着她的人，對這一點是毫不懷疑的。

要是照通常那樣把她的相貌和五官一樣一樣描寫起來，那麼她的真正美麗的地方只有她那頭像波浪樣的、濃密的金髮，它披散下來，用一根黑絲帶箍在頭上；至於其他的一切，就都不整齊，或者很普通了。她那雙眼睛，總是眯着，要就因為賣弄風情而養成特別的習慣，要就因為近視；鼻子微微向上揚起，帶點猶疑不決的樣子；嘴很小；側影顯得軟弱無力；肩膀窄得配不上她那年紀；可是這姑娘仍舊使人覺得真正美麗；我瞧着她，不能不相信；俄國人的臉是用不着嚴格的整齊端正就能夠顯得美麗的；甚至如果她那向上揚的鼻子換了另外一個端正正、塑造得完美無缺的鼻子，像那個阿爾明尼亞姑娘一樣，那她的臉倒彷彿會因此失去所有的妖媚似的。

那姑娘因為傍晚天氣陰冷而聳起肩膀，站在窗口講話，不住的回頭看我們，時而把胳膊插在腰上，時而把手抬到頭上理一理頭髮，又說又笑，臉上一忽兒現出驚奇的神色，一忽兒露